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十六回 羊奔澗得逢仙友 虎出穴又仗神威

三緘驅羊山外，群羊齊奔，彼亦急急逐之。奈羊不擇地而游，三緘被荆棘勾衣，茅茨刺足，血流不止，蹣跚難行。日夕歸來，匈奴視之，曰：「爾足底未能結實，故不敵茅茨之鋒。」遂插鐵板於爐中，俟其紅時，烙及兩足。三緘痛不可忍，呼號欲絕。匈奴曰：「不如是，不能驅羊山崗，何呼號乃爾？」竟將兩足烙畢，身以羊毛毳披之，首以羊皮袋覆之，儼然又一匈奴也。次早給彼蕃餅，命急驅出群羊。三緘足甚痛疼，一拐一跛，勉強驅至山頂。山下澗水一泓，群羊欲飲，狂奔而去。三緘恐羊去遠，不能追逐；又懼羊若有失，受辱匈奴，事處兩難，不顧痛楚，隨之下澗。群羊飲罷，一羊傍澗酣眠，則眾羊效之。三緘於羊眠後，席地而坐，自覺足底如焚，呻吟之聲不絕於口。

復禮子領得師命，乘雲空際，以查三緘，如有難臨，速為援救。正從秦嶺見三緘獨坐於地，雲頭按下，意欲相近與之交談。恐其偶露行藏，為彼窺破，於是略顯仙法，指衣成氈，化石成羊，緩緩驅來，眠於澗左。連呼三緘曰：「爾羊飽否？食餅其時矣。」三緘亦問曰：「爾羊何如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羊烈甚，往往狂奔，追逐數山，始眠於此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羊既眠，諒已飽矣，來茲一晤可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正無侶，急欲與子閒談也。」言畢，撩衣涉澗，至三緘處，兩相交揖而後並坐焉。

坐已，復禮子曰：「吾兄愁顏如此其極，其殆初人是地而役任看羊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初任看羊，必烙足底，若無藥以擦其患處，終則濃血交流，牧任難勝。匈奴惡之，必加鞭笞之苦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於斯時，已不聊生，再加鞭笞，有死而已。兄屬何名，步履若是其健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傳姓名理，始以訪友求道四方，繼戀功名，參及胡將軍行伍。前剿匈奴敗績，為彼所擒，已受五年看羊之役，不惟足底堅實，而且蕃餅慣吃，兩雪風霜久不畏之，故強健乃爾。」三緘聞而泣曰：「吾不知若何而後如君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必歷四五春秋，方能強劍然子初到，難受此地煙瘴，吾有藥一貼，掬水而飲，非但煙瘴可避，而足自步履如常。」遂取藥身旁，以予三緘，三緘立而跌者再。復禮子曰：「爾全不能行動耶？」三緘曰：「不能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不能行動，今夜露宿於此，虎狼一至，安保爾軀？」三緘聆言，大聲哭曰：「願死虎口，以了一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毋泣毋泣，吾且扶爾至澗，掬水飲藥。」三緘起，手撫復禮子兩肩，一步一停，曳踵而至，躬身掬水，將藥飲之。昏絕片時，蘇來覺得精神爽快，以足踏地，其痛若失。

三緘謝曰：「服君藥餌，不啻仙丹，倘能得脫牢籠，仍歸故里，兄與杜公恩德，吾必報之。」復禮子曰：「斯言既出，不可忘也。」三緘指天誓曰：「若忘斯言，有如是日。」復禮子曰：「此山虎狼甚伙，慣盜其羊而食，每於牧罷歸去，匈奴警點其數，如或欠一，鞭笞定所不免。吾有異術能化石成羊，兄羊如被虎狼所吞，向石呼曰：『爾石來，爾石來，吾今換爾入羊胎。』」

速速化，速速化，化作羊兒回去罷。吾奉紫霞命，弄假可成真。」只此數言，石化為羊，以補其缺。」三緘將口訣記下，復禮子用手一指，石果化羊，旋化為石焉。化已，又語之曰：「是山虎狼不但食羊，即看羊人多被吞噬，教爾一咒，虎狼縱近爾體，亦不過舌舐鼻嗅而已。」三緘曰：「其咒如何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我是天仙體，牧羊將他倚，山神聽我令，化為木石侶；虎狼宜速避，莫違天律語。爾見虎狼則念此咒，但須穩坐毋動，如其畏而奔走，必不利爾躬也。」三緘一一記之。復禮子曰：「日已西墜，吾途尚遙。」言別一聲，驅動群羊，竟投山後。

三緘返，匈奴點明羊數，又予蕃餅。三緘吃罷，倚簷而臥。

天曉驅羊向左，山左之草，更見蔥蘢，群羊濟濟趨奔，爭奪而食。後一驅羊者呼曰：「是地不可牧也，若再前驅，爾羊莫保。」三緘曰：「草綠縹而深肥，羊腹易飽，何不可牧？」其人曰：「中有怪物，善能噬羊，如何牧之，早已草色無存矣。」三緘聞言，忙將群羊驅轉向北。北面牧羊者眾，三緘所牧有四五頭入彼隊中，其心以為驅歸之時自然各理各隊，不料匈奴牧子慣以己羊驅於人牧之旁，人羊一入彼群，即為已有。驅歸，主點其數，多得者厚賞。三緘初任此役，未識其中詭譎，毫不介懷。

彼牧羊者恐三緘見號擇認，故將驅羊竹杖，向羊繞之，羊遂合群驅之而去。三緘呼曰：「吾羊四五入爾群內，爾何不辨其號而驅去乎？」牧羊者曰：「吾隊無爾羊，毋得妄認。」三緘曰：「羊入爾群，不過片時，胡即謂為爾有？」牧者不答，三緘入彼羊群擇之。牧者怒氣勃勃，將三緘扭臥，毒手相加。三緘體弱難支，昏絕在地。牧者釋手，驅羊竟去。

紫霞真人適登講道臺，呼及群弟子排班聽道，將道講畢，向復禮子而言曰：「三緘牧羊失羊，已為得羊者毆斃。爾急入塵世，以丹活之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三緘受磨已多，師胡弗稍解一二。」紫霞曰：「是非爾所知也，譬諸塵世之子，迷於嫖賭，為父母者，先教以甜言，不聽，繼加以夏楚，亦不聽。父母見其心性難於移易，欲置之死，或遇親友勸解釋之，而其作為仍復如前。父母無可為情，任之而已。子見父母不加責斥，忌憚愈無，必至於金盡身窮，幾乎草死，始轉念而深厭嫖賭，卒能成家登富者，何哉？磨煉精，迷陣破也。三緘自入名場，以至於今，迷陣尚深，道心未動，弗使之一生九死，安能磨出白玉精金。不然師命脫化紅塵，豈不思一磨不使之受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紅塵真似海，陷溺日愈深，不怕天仙子，難跳陷人坑。」紫霞曰：「凡由仙人世，不有指點，終墜擊海，所以俗子煉道能出塵者難，入塵而思出塵者更難。爾等既已成真，思凡塵心切不可抱。」言已。退入仙府。

諸弟子謂復禮子曰：「師命爾持丹以救三緘，可速去之。」復禮子諾，去車駕動，竟墜嶺頭。瞥見三緘仰臥於地，忙納丹口內，頃刻魂歸軀殼，猶然大哭曰：「還吾羊來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羊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吾羊誤入爾隊，爾可不分皂白，竟驅去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爾其急起，要羊不難也。」三緘漸漸清醒，將復禮子諦視一遍而泣曰：「爾傳兄乎？」應之曰：「是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吾驅羊至此，誤入人群，彼不辨明，占驅之去。吾不服，入群擇之，被牧羊者毒毆而昏，不醒人事。茲遇傳兄救吾於既死，恩固大矣，然吾羊不得，烏能對及匈奴？恐承兄恩活於此時，難免鞭死於今夕。」復禮子曰：「要爾之羊，易如反掌耳。」三緘拜而求之。復禮子以手招曰：「失羊來，失羊來，毋入他群惹禍胎。急急歸，急急歸，仍與羊群共一堆。」偈甫畢，突來四五羊入群內。三緘恐非己之所失，試查其號，果故物也。方欲拜謝傳理，遍尋不得，以為牧羊異地矣。

自此見牧羊多處，暗向別地驅之。

時屆秋深，三緘牧羊雲嶺，遙聞年少匈奴處吹笙，觸動杜公相別之情，與言宥罪歸部之事，不覺心腹如割，淚滴胸襟，望著南關大哭，曰：「孤身如雁在遼陽，思及高堂暗自傷；望見南關魂欲斷，頻將消息問蒼蒼。」正傷感間，忽聽喚羊聲，極目相視之，乃一年少牧子驅羊嶺左。三緘畏甚，將羊驅至嶺右。彼見三緘驅羊右行，即以所持竹杖插於地，群羊憤而皆眠。

三緘見彼羊已眠，不復他適，獨坐於老樹之下，默默不語，淚滴胸襟。

頃之少年亦至，與三緘並肩而坐。三緘恐如前日匈奴毒手相加，起而避之。少年曰：「君毋避吾，吾亦大朝子民，誤入此地者也。」三緘聆其言善，乃詳問曰：「爾胡為而至此？」少年曰：「吾父石蘊山，翰林學士也。吾甫六齡，母即物故，後母悍毒，刻待吾身，幸父送吾讀於同年家中不受羅織。自父沒後，宦囊雖飽，為後母所掌，後母所生弟妹錦衣有餘，吾禦敵寒而不足，且日加打罵，弗堪聊生，吾畏歸，尋至舅爺家下，傍舅爺為生活計。舅爺見吾伶俐，攜與為侶，貿易江湖。前歲販賣南關，正遇匈奴搶掠，舅爺遭戮，吾身被擒，因此役任牧羊，常受奔走之苦。今見爾牧羊無偶，知必為匈奴所擄者。得同地之人而相與語之，庶胸次寬而愁腸少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以名誤，爾以利誤，可知名利二字，福人不少者，禍人亦不少也。」少年曰：「爾又胡為至此？」三緘見彼此同病，且泣且訴，盡道其由。少年聞之，亦傷感不已，曰：「從此爾我合為一體，每日來茲，伏牧群羊，歸則各認其記。」三緘諾，二人於是深相親愛，不啻乃弟乃兄。牧至日西，各驅羊群，依依不捨而返。

次日，三緘後至。少年曰：「爾來何遲也？」三緘曰：「吾由雪嶺直下，較左旋更捷。殊至嶺上，前面匈奴牧子約有十數隊，吾侵羊亂，俟彼去盡，然後驅羊來此，所以稍遲。」少年曰：「可將群羊驅至草茂處，使彼飽餐，吾與兄席地閒談，而商暗逃之

計。」言剛至此，遙見對山羊群四散，牧羊者或梯樹而上，隱於葉密之中，或向崖而奔，潛於石縫之內。三緘曰：「是何事故，人羊慌亂如斯？」少年曰：「是必虎狼出穴，捕食人羊，險莫過於此者。」三緘曰：「對山有惡獸，吾與爾禁步勿入，諒亦無妨。」少年曰：「無山無虎狼，但出有其時，亦無濫嚼人羊之理。所畏者今日彼山既出虎狼，是山不知又在何日。」三緘曰：「虎狼欲出，可前知乎？」少年曰：「山風狂卷，次日定出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是山未動狂風，明日諒不出穴。」言猶未已，忽見一虎銜一牧子，飛奔前來，後面一狼奮力馳追，似欲爭奪其人而食者。一時狂風四起，虎嘯之聲動搖山嶽。二人駭極，忙至樹下。少年先梯上樹，三緘上而復下者累累。少年以索縋地，三緘隨索而上，坐於枝間。但見無數虎狼，張牙舞爪，羊群潰亂，四散紛然。幸而對山之羊奔過是地者甚眾，虎狼各攫其一，無爾無蹤。三緘曰：「天已昏黑，群羊不知所往，烏乎歸？」少年曰：「虎狼出穴，即匈奴亦緊閉門戶。爾我敢下是樹，自討喪亡哉？」三緘於是穩坐枝頭，不敢聲張。

三更將近，大雨如注，賴此樹枝茂密，不能濕及羊氈。大雨停時，微出月光一線，可以視及里許。少年驚曰：「完矣，完矣。山魃出矣！」三緘低聲詢曰：「山魃安在？」少年附耳告曰：「前林外身長丈許、目似燈球者是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山魃之出，又將何為？」少年曰：「捕人而食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彼來茲，將何以御？」少年曰：「聽其自然，應死山魃，烏能逃卻？吾與爾且隱身不露，以避其鋒。」頃見山魃往來，愈聚愈伙。有至高者，有低於至高者，四面窺伺，時而自相舞鬥，為勝者哀號震地，駭人聞聽。

是山左崖下忽然一聲響亮，如萬鈞石墜，聲停後來一偉漢，高過山魃。山魃見之，群皆俯首。偉漢一一披其額，山魃隱，彼亦下崖而沒。三緘曰：「偉漢為誰，何能伏及山魃？」少年曰：「此山王也。凡山魃虎狼，皆為管轄。許出則出，弗許則不敢，故山王一至，而山魃俱隱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山魃狼虎而外，別無怪異乎？」少年曰：「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。」言此，樹下忽然牛喘。二人俯視，見無數巨獸，頭生三角，毛深尺餘，一步一鳴，聲傳吻吻，前倡後和，若有數十之多。或倚樹而擦其皮，則全樹搖搖，幾為顛撲。此物甫去，山巔復出一物，長約數丈，粗如桶底，口吐紅珠一粒，閃爍光明。三緘曰：「此何物乎？」少年曰：「此乃老麟拋珠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擦樹巨獸，又何名耶？」少年曰：「吾不識也。」一夜之間，二人膽碎心驚，未敢閉目。天曉群物不見，二人下得樹來，遍呼其羊，無有形影。三緘曰：「羊群如失，何以歸見匈奴。」少年曰：「虎狼出時，羊亦尋穴合住，不敢亂散，散則必受吞噬。可由山右尋之。」尋不過箭地途程，瞥見崖間有一石穴，少年斜斜直上，視已笑曰：「爾我之羊，盡在其中。」以杖邀之，二隊俱出，各點其數，無一失者。二人喜極，驅至山腰。少年曰：「腹甚餒矣，可急驅歸以求蕎餅。」遂驅羊向左，三緘向右，相別而回。匈奴點視無缺，予以蕎餅曰：「今日暫歇，明日再牧。」午刻另賞牛羊肉食。三緘只食蕎餅，而棄牛羊肉焉。

食已出外，下望南關甚近，切念思鄉，回視匈奴無人窺伺，暗暗遲步偷下南關。孰料匈奴見之，忙然追至，扭髮而歸，曰：「娃子思逃乎？吾必賣之。」三緘不能辯。匈奴恨甚，每日只予一餅，三緘不能裹腹，幸少年常常分給，不至啼饑。他日驅羊山側，仍望老樹而來，羊已飽而同眠少年未至。正盼望不已，突見山右一虎，飛奔身旁，思及傳兄之言，念咒穩坐，虎至，以爪戲搯羊氈，又以舌舐其口鼻，久則傍身而臥矣。三緘乘隙奔竄，虎若始其為人也者，隨後馳追。三緘氣逼力微，絆石倒地。虎方舉口，旁一紅鬚大漢以鞭擊之，虎哮而逃。三緘見虎已遠，微微起立，不意復來數虎，直入羊群，各齧一羊奔去山巔。三緘曰：「牧羊此地，已受無限艱辛，又兼山多虎狼，諒不死於饑寒，必死於毒獸，與其生遭挫折，不若投入澗內，死尚安然。」剛欲抱石而投，少年忽至，詢其所以，三緘悉道其由。少年曰：「受得艱苦，大器方成。爾且暫留殘軀，俟匈奴朝賀乃王時，乘間逃之。」三緘聆言，投澗之心遂止。少年曰：「今日匈奴命吾易羊他所，不能久候，明日再晤可也。」言罷而去。三緘查點羊數，已缺其三，照偈誦之，石果化羊，以補其缺。三緘喜，合隊驅歸。匈奴曰：「此後爾毋牧羊，明日隨吾易羊他方，自享安樂。」